



擇樹溝

李伯釗 著

樺 樹 溝

李 伯 釗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樺 樹 溝

李 伯 釗 著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94) 字數：199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11 $\frac{1}{4}$ 插頁2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

印數00001—19000

定價(6) 0.97 元

88840

封面木刻：彦 涵作

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

CAB/D/02

主要人物表

趙保田——中國共產黨樺樹溝支部書記和行政村的指導員。
趙佔桂——樺樹溝工會主任。
高福荃——樺樹溝村農會幹事。
王根煥——中國共產黨樺樹溝支部青年委員。
愛玉——樺樹溝的婦女主任。王根煥的愛人。
劉春華——木匠。
牛滿則——貧農。民兵。
高有福——貧僱農。
李恩漢——新中農。
老郭——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團長兼第一組組長。
李明——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一組組員。
田峪——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一組組員。
楊永福——延安土地改革工作團第一組組員。前臨縣第五區區委書記。
魏立亭——縣委書記。

刘雄——退伍軍人。

李振山——退伍軍人。

成保媳婦——中農王成保的妻子。婦女積極份子。

成緒媳婦——中農王成緒的妻子。婦女積極份子。

任清發——貧農。

任清發媳婦——任清發的妻子。

賀永茂——民兵分隊長。

任茂才——貧農。民兵。

張發昇——貧僱農。

王旺保——貧農。民兵。

秦秀英——趙保田的妻子。

李恩英女人——李恩英的妻子。

高廣成——高有福的兒子。曾在王芝貴家當長工放牛。

王慶生——惡霸地主。

王榮昌女人——王榮昌的妻子。

王芝貴——地主。

王芝貴女人——王芝貴的妻子。

刘信誠——地主。

刘信誠女人——刘信誠的妻子。

刘永慶——地主。

賀懷孝——刘信誠的妻弟。地主狗腿子。

刘信福——刘信誠的遠房兄弟。在刘信誠家当長工。

刘猴蠻——刘信誠的姪兒。

侯金印——富農。

侯金印女人——侯金印的妻子。

晉西北臨縣最熱鬧的一條街是臨縣正街。共產黨臨縣縣委住在正街西頭朝南一座整齊的大院裏，門前有幾步石階，左右兩旁直立着兩棵大柏樹。

一天下午兩點鐘，臨縣縣委開完黨的活動份子會議。開完會的人走出來，在門外各分東西地散了。最後出來的兩個人，在門口略站了一站，看了一眼天色。前面的一個，有四十歲上下，中等身材，面帶忠厚，穿着一套黑布棉衣褲，腰間繫一條白布腰帶。走在後面的一個，年紀輕些，高高的身材，長得很端正，只是臉上有點雀斑，他走得很快。他催前面步子邁得慢的說道：

『快回去吧，趁早好趕路。』

走在前面的人緊了緊腰帶，答道：

『得趕緊點，不摸黑能趕到家就好。』

兩個人一前一後向東走去。街上滿是人，亂哄哄的。街上又在過隊伍，戰士們的頭上都戴了樹枝做的防空帽，行李伙食擔子都很簡單。看情況這是下吉口開到河西去的部

隊。他們倆在人叢裏擠來擠去，好不容易才走出了正街。後面的人嫌前面那人走得太慢，搶到前面去了，走得慢的那個緊趕慢趕地跟上了他的伙伴。

走得慢的那個叫趙保田，搶到前面去的那個叫高福荃，他們都是臨縣五區樺樹溝的村幹部，開完活動份子會議，趁天黑以前趕回樺樹溝去。

樺樹溝是老解放區，屬臨縣五區管，離白鷺鎮五里路，村裏有百多戶人家。一進村口，有一道長溝，溝的兩旁長着兩行高大的樺樹。夏天，樺樹葉長的又青又密，村裏的人和過路的人常愛到樹下去歇涼。溝口上橫着一洞白石橋，橋上有石欄杆。順橋修的水渠，流着清水。這一帶平川的水地，全靠這水渠灌溉，只在春天山洪下來的時候，若照料得不好，渠水才會漫出來。溝口有座方石砌的高門樓，一進去，分左右兩道溝，左爲柱子溝，右爲南溝。南溝有道拐溝，名桑溝。由桑溝翻過一座小山，是蛤蟆凹，有一片黑綠的松林。村裏老人們說，這是同治年間栽植的。松林中藏着野兔和狐狸，村裏拾柴火的人就見到過。柱子溝住的姓刘的最多，南溝姓王的佔大部，姓刘的也不少。地主老財多住南溝，只有桑溝地小人家少，住的多是雜姓，有姓任、姓白、姓高的，差不多全是外來戶。

趙保田和高福荃一口氣走了三十來里路，差十里就到樺樹溝了。遠遠地望得見蛤蟆

回的松林了，兩人才放慢腳步，一头說，一头走。

高福荃道：『剛搞完了減租減息，戰事這麼緊，这会兒又派什麼工作組下來，搞什麼土地改革，只怕顧了这头顧不了那头，完不成任務怎麼辦？还不知道工作組什麼時候來？』

高福荃在縣裏活動份子上，聽說要把樺樹溝做土地改革的重點實驗區，還要派工作組下來，一路上他心裏直在盤算這事情。他知道村裏有些好說嘴的人對自己有些滿意。他們雖不明說，背地裏却言三語四的。他怕風吹到上級耳朵裏去，對自己臉上不好看。他心裏覺得自己在村裏工作，終日忙忙碌碌，却吃力不討好，他有滿肚的牢騷。

趙保田走的很累，沒大理會他的意思，隨口應道：

『你沒听縣委書記說工作組隨後就要派下來了麼？』

高福荃愣了一会，又說道：

『我耳朵又不聾，怎麼沒听見？趙佔桂又跑到縣裏開會去了，村裏剩下咱倆孤鬼，撂下一攤子事，誰來支撐？還要準備土地改革，咱可沒長三头六臂。』

趙保田道：『多会才能改掉你那脾氣，一有事你就有牢騷，你不用發愁，不用多少準備也行的，縣上不是說等工作組下到村裏過後才動手嗎？我們好好研究和他們配合工

作就是了。我看这次土改工作不难鬧，剛才縣委書記已經說過，工作組都是从中央機關挑選出來的得力幹部，有这些同志來幫助我們，村裏的工作省心得多。」

高福荃翻着白眼反駁道：「誰說省心？我看也省心不到哪裏去，反正趙佔桂老要出差，擱下的事，死活还不是我們頂。」

趙保田道：「頂就頂吧！」

兩人說着話，不覺就走到溝門口，兩人在要分手回家的時候，高福荃叫住趙保田道：

「老趙，你站住听我說，土改的事果真要小不了，我倒想好個主意，你看怎麼樣？趙佔桂比我心眼活動的多，留他在村裏工作，出差的事派我去，我和他的工作對調一下，你看行不行？」

趙保田道：「不用多事了，對換作什麼呢？就這樣也行。」他到底沒理會高福荃心裏的意思。

趙保田剛走到自己院子門口，看見閤家大小正在院子裏吃晚飯。他小女兒菱角兒正捧着碗菜飯在吃，猛一抬頭看見趙保田回來了，直喜歡地大叫道：「爹！」捧着個飯碗，連跑帶跳地迎着趙保田走來，一面扭头朝裏屋門裏喚道：「媽，爹回來哩！」

趙保田走到院子當間，鬆下腰帶，擦去額上的汗，揮動腰帶，揮掉身上的塵土，順手把腰帶搭在肩上，吐了口長氣，彎腰蹲下。他女人秦秀英，一手抱着小娃，一手端着碗菜飯從門裏走出來，伸手把飯碗遞給趙保田，一面問他道：

「怎麼遲到這陣才回家？肚飢了吧？趁熱吃上些吧！」

趙保田答道：「渴的很，想喝口什麼。」

秦秀英讓菱角兒替她爹去盛碗稀米湯來。菱角兒跑進屋裏，在門邊伸頭喚她媽道：

「媽，沒碗盛湯了。」

秦秀英道：「把鍋台上那盛酸菜的碗騰出來，把酸菜倒在碟子裏。」

菱角兒不一會果然捧出一碗稀米湯來，遞給她爹。菱角兒笑嘻嘻地瞪着一雙大眼睛看她爹喝稀米湯。

趙保田是樺樹溝的黨支部書記和行政村的指導員。他一家大小五口——夫妻倆，三個孩子。頂大的孩子十四歲，駝背，據說是小時候生病，因為家窮請不起醫生鬧殘廢的。二女兒菱角兒，今年才八歲，長的挺乖。最小的女兒抱在懷裏，不滿週歲。他老婆秦秀英，是個把家立業的女人，挑水，拾柴，做飯，奶孩子，下地受苦，也頂得個男人。全憑她，趙保田才能專心一意領導全村的工作。

趙保田在樺樹溝是個很受羣衆歡迎的村幹部。他生來腿勤，不論遠近，拿腿就走。

他對人不要態度，平時話不多，可是有斤兩；碰上開會，有說的說兩句，沒說的，就悶着肚子細听；辦事爲人，够得上實在二字。在樺樹溝，他當了多年的村指導員。

遠在一九三五年，紅軍東渡北上抗日的時候，趙保田和村裏一個年輕的僱工趙佑桂，就接受了紅軍和共產黨的影響。趙保田那時才二十多歲，紅軍的宣傳隊長謝有法介紹他加入了共產黨，他還動員了村裏的青年白長林當了紅軍。紅軍移動的時候，留下了兩個重傷号，病情極重。因爲木村峪離馬路遠，近山，村小人家少，好隱蔽，趙保田就和趙佑桂商量好，把兩個重傷号找好關係，秘密地寄在木村峪的一個貧農家裏藏着。沒料到紅軍一走，白軍就包圍了樺樹溝，趙保田告訴趙佑桂，要他多照顧村裏，自己要到木村峪去安頓那兩個紅軍重傷号的事去，然後偷偷地从蛤蟆凹的樹林裏出村，順着拴牛溝翻山到木村峪去了。等他把重傷号安置在一個妥當地方以後，隔了一夜，才又回到村裏來，在拴牛溝正碰上本村木匠劉春華，劉春華對他說：

「老趙，樺樹溝你回不得了。」

趙保田問：「怎麼啦？」

劉春華道：「趙佑桂一夥人昨晚被白軍抓走了，拘在白鶯鎮！」

趙保田連忙問：「他們說出些什麼來沒有？」

劉春華道：「沒聽說，只听王慶生家裏的人說出話來，說：「捉住的這夥犯人，非砍頭不可。」」

趙保田一听這話，悶了半天，只交待劉春華道：

「你也得留點神，別受害才好。」

說完掉頭就走，仍舊回到木村峪去，和紅軍部隊留下的兩個重傷號商量：

「離開這兒吧！白軍會搜來的，那時就遲了。」他找了兩個可靠的年輕人，和他一塊替換着揩着重傷號，按着紅軍指導員留下的地址，連夜地去取聯繫。他們走了一天一夜，才聯系上部隊，把重傷號同志送到部隊駐地，把村裏白色恐怖的情形也告訴了他們。部隊指導員說：

「老趙，你做得很對，趕快回吧，這兒馬上要作戰。」

說罷，讓通訊員帶他們去吃過飯，還每人給了盤費。趙保田帶着木村峪的兩個青年人往回走，兩宿沒睡，兩眼通紅，兩腿發酸，離樺樹溝還有十來里地，在山凹裏就躺下了。一覺醒來，滿天閃着星星，他們三個人乘着月光回到村裏。趙保田还是不敢出頭露面，藏在木村峪好些日子。正好趙佔桂的親舅舅也住在木村峪。趙保田深夜裏冒着危

險，偷偷地去樺樹溝找到劉春華木匠，讓劉春華去說動趙佔桂的親舅舅上白鷺去把趙佔桂保出來。

劉春華問道：「能保不能保？」

趙保田說：「十成有八成能保了，他舅舅過去侍候過白軍邱局長，爲他養過騎驢，連帶上這老關係，保保試試看。」

趙佔桂果真被保出來了，趙保田這才介紹他入了共產黨。

抗日戰爭剛開始，趙保田聽說八路軍就是過去的紅軍改編的，和人借了盤費，連夜趕到運城，和八路軍辦事處取了联系，在樺樹溝組織了共產黨的秘密支部。支部領導羣衆，向地主劉信誠開火，第一砲就打响了，口号是「合理負擔，公平合理」，樺樹溝的羣衆都得到過利益。提起這些歷史來，誰不說他是「有功之臣」。

再好的人總有個小毛病，趙保田的毛病是：愛偏心袒護幹部，他常說：

「『當家三年狗都嫌』，這些年打鬼子，鬥頑固，徵糧徵草，派担架，說服民兵歸隊，攬上一攤子惹人的事；發起火來，捆一繩子，罵上一句半句，算不了什麼。」

有人反映村裏農會幹事高福荃作風不好，工作壞，他又說：

「千條不是一條是，人家是鬥過地主，出過力，爲羣衆辦過事的。」

剩下的『千條不是』，他就懶得花心思去理了。那曉得這風聲傳到高福荃耳朵裏，拿了當寶貝听，也学着說：

『我高福荃千條不是，總有一條是……』還自以為很得意。

高福荃是樺樹溝的農會幹事，這人很不受羣衆歡迎，衆人送他個綽号叫『高潑浪』。『潑浪』就是担貨郎担的人手裏搖晃的那個卜咚卜咚的傢伙，用來招引買主的玩意兒。意思是說，樺樹溝有了『高潑浪』，村裏人就不得安寧了。羣衆怕他不給義倉吃，他又『有』『上級』撐腰，誰敢冲撞。有一回，羣衆說：

『高福荃，你的猪吃了人家地裏的青苗啦！』

他不但接受羣衆的意見，反而直眉瞪眼地訓了人家一氣，架子十足地道：

『誰的猪嘴戴了籠頭的？』

這以後，誰好意思再說他呢？

他自从当了農會幹事，好像做了老百姓的上司，放着自己九個坪十畝平地不種，硬派民兵代耕，整天在村裏搖來擺去，和任清發老婆渾名叫『石雞紅』的鬼混。

趙保田和他好言好語地說：

『福荃，該娶媳婦了，二十打幾，快三十出頭的人了。』